

白华山人诗说 (清) 厉志 撰

●白华山人诗说卷一

所谓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者，此须活着，古之中亦有今在，不必尽取今人也。如汉、魏以逮陈、隋、汉、魏、晋、宋是古，齐、梁、陈、隋是今。全唐之诗，初盛是古，中晚是今。学古体诗者，就古之古学之；学近体诗者，就古之今学之。自兹以下，亦竟非无可取法者，但间有可取法者，仍是从古之古、古之今来也。

学古人最难，须以我之性情学问，暗暗与古人较计，所争在神与气，貌袭者不足道也。

直而能曲，浅而能深，文章妙诀也。有大可发挥，绝可议论，而偏出以浅淡之笔，简净之句，後人之虽什佰千万而莫能过者，此《三百篇》之真旨，汉、魏人间亦有之。

少陵在唐人中固是天厖神骏，生平好作马诗，无一首不佳，亦无一首不为自己写照。读至“顾影骄嘶自矜宠”，千载下令人泪落盈把。

汉、魏七古皆谐适条畅，至明远独为亢音亮节，其间又迴辟一途。唐王、杨、卢、骆犹承奉初轨，及李、杜天才豪迈，自出机杼，然往往取法明远，因此又变一格。李、杜外，高、岑、王、李亦擅盛名，惟右丞颇多弱调，常为後人所议。吾谓其尚有初唐风味，于声调似较近古耳。

予小时颇喜作了然语，後知其不可，痛改之。夫作诗之异于说话者，以其有所酝酿而出，非若说话之可以直情迳遂也。故虽语极清脆，亦极有趣味，虽人人称诵之，而予终以为不然。

任著一口气，逞著一管笔，滔滔写来，自为大才，亦殊非不佳，只是去古远了。

人读太白诗，曰此李诗也。读少陵诗，曰此杜诗也。不知李、杜仍不是自己生造出来，不过古人善于学古，无甚痕迹，细心求之，其针线分明在也。

阮步兵《咏怀》诗，有说是本《雅》，有说是本《骚》，皆言肖其神耳。於此可以悟前人学古之妙。

王介甫采集杜诗，辨别真伪，可谓巨眼人也。而於太白诗，以为“识见汗下”，何其能识杜诗者，不能识李诗耶？

意味气韵，古人各有专长，少陵实能兼之。常将此四者并聚胸中，偶一感触，遂并起而应之，故其诗独胜人一地。後人不能具此四美在胸，如何能学步也！

偶读少陵《得舍弟消息》“风吹紫荆树，色与春庭暮”八句，觉其情意之厚，随所遇而无不足，灵均、思王，亦只此一副情意耳。

“色与春庭暮”，“春庭”二字，能包得许多色泽在内，粗心人恐未之省也。

古今诗人，推思王及《古诗》第一，陶、阮、鲍、左次之，建安、六朝又次之。唯少陵能兼综其意与气，太白能兼综其情与韵。但情韵中亦有意气在，意气中亦有情韵在，不过两有偏胜耳。李唐以下之诗，安有逾此二公者？

王荆公诗，山谷以为学三谢。欧阳公自言学太白、退之；喜畅快，又似长庆。山谷自言学少陵。子瞻学刘梦得，学白乐天，晚年自言学渊明。诸公所学，亦皆所当学也。然不必学诸公，学诸公所学可也。诸公唯七言近体，有可学处。

太白诗只须用仰，少陵诗直须用钻。

行地之水莫盛于河，河之发源实本星宿，所谓星宿者，以其所出众也。学问之道，何独不然！

诗之所发皆本于情，喜怒哀乐一也。读古人诗，其所发虽猛，其诗仍敛蓄平易，不至漫然无节，此其所学者深，所养者醇也。今人情之所至，笔即随之，如平地注水，任势奔放，毫无收束，此其所学未深，而并不知养耳。

或谓文家必有滥觞，但须自己别具面目，方佳。予谓“面目”二字，犹未确实，须别有一种浑浑穆穆的真气，使其融化众有，然後可以独和一俎。是气也，又各比其性而出，不必人人同也。体会前人诗便知。

学古诗最要有力，有力则坚，坚则光焰逼人，读之只觉其笔下自有古气，不觉其是学古得来，此方是妙手。无力则松，松则筋络散漫，读之兴味索然，只觉其某句是从某处脱来，某字是从某处窃去，此便不佳。

古人诗多炼，今人诗每不解炼。炼之为诀，炼字、炼句、炼局、炼意，尽之矣。而最上者，莫善于炼气，气炼则四者皆得。所谓炼气之文，《三百篇》後竟不多见。

作诗原要有气势，但不可瞋目短後，剑拔弩张，又不可如曹蜍、李志之为，虽活在世上，亦自奄奄无生气。其要总在精神内敛，光响和发，斯为上乘。

三五岁时，随母往汲，天方初霁，寥廓明净，仰视之，告母曰：“天之高，儿知之。”母曰：“天之高，孰不知之？”又曰：“天之高，儿实知之。”母曰：“痴矣。天之高，孰不知之？”不知目中所见，高之实地，与混言高，固自有辨。当时也说不出，只自觉天之高，实知之而已。学问中亦有此一境。

太白七古短篇，贺季真称其为精金粹玉，是真知太白者。然不读鲍明远乐府，其佳妙从何处识来？

阮亭云：“唐诗主情，故多蕴藉；宋诗主气，故多径露。”吾谓唐诗亦正自有气，宋诗但不及其内敛耳。五言古凡率句、拙句，甚至俗句，都还不妨，最怕是有懈句。

予在章安，有“閒径糝细花，晚气扶幽馨”二语，以为前人或未道及。少陵《大雲寺》诗则曰：“地清栖暗芳”。更简净矣。

西汉诗直接《三百篇》，发源乃是苏、李。李“良时”篇，尤为擅胜。试思《三百篇》中，若“良时”篇者，何可胜道。

赤董氏云：“昔人以太白比仙，摩诘比佛，少陵比圣。吾谓仙、佛、圣犹许人学步，惟渊明诗如混沌元气，不可收拾。”此评最确。

古乐府《董娇饶》一篇，方舟《汉诗说》以“请谢”句下作问答语解。小隐氏以为不如作一人语，读其“安得久馨香”一顿，接入“秋时”二语；下“何时”二语，见其本意，便结四句，煞有意味。如此似较方说更深厚。

秦代周而兴，观《小戎》之勇悍，《蒹葭》之萧条，大不如《二南》。魏代汉而兴，观武帝之激烈，文帝之靡曼，远不如西京。是皆以乱继治，其著于音律者裕矣。若吹律而知楚败，闻音而知隋亡，则又涓、旷之聪，审于一时者也。

作诗务在足意，意不足，诗可不作。每读古乐府之佳者，皆有无限深意在內，发而为文，千古不朽。後世徒以时流之笔仗，描绘古词之肤末，读之总不动人心目，由其少真意也。唐人乐府，太白最多，太白唯借其名目，运以己意，甚有与古词绝不相似者，此其所以为佳。

诗到极胜，非第不求人解，亦并不求己解。岂己真不解耶？非解所能解耳。

初唐五古，始张曲江、陈伯玉二家。伯玉诗大半局於摹拟，自己真气仅得二三分，至若修饰字句，固有精深。曲江诗包孕深厚，发舒神变，学古而古为我用，毫不为古所拘。

衡论千古作者，何从见其高下，所争在真气灵气耳。

陆士衡雍容华赡，词秣态远，固足动人，惜其心意之所至，大半分向词面上去也。

渊明精劲静细，出以自然，後之诗，惟曲江庶可无愧。作诗犹雕工也，深刻易，浅刻难。予每登浮屠，同游者往往及半而止。予必穷其巔，始则浩歌，继则大叫，叫之不己，乃大哭，哭毕觉胸中猛气始平。但不知所触究为何事，岂非少陵所谓“翻百忧”者耶？

宋人七言近体，甚有可观者也。

辛卯八月十一夜，梦入一堂，四隅坐四人，皆乌帽绯袍，高观深目，赤面

微须，同状貌，唯东北隅者，两额有肉角半寸许。予中立悚惶，心暗暗若知其为杜文贞，而不敢有所请。次日语叶仲兰，仲兰曰：“想是高坚前後之意所致耳。”

尝观榴树花卉之秾丽，极能动人深情，故蔡中郎以之兴《翠鸟》，曹思王以之兴《弃妇》，各出精心，并获佳构。由其采色之寓於目者独殊异，而意志之感於内者益悱恻也。

赤董氏曰：“揣摩诸先正，要若蜂取众花之蕊，酿而成蜜，方是自己家货。”

诗家之设色，要加稚子以丹砂词络纬，身体本青色，渐变为朱色。其光彩晶晶然从皮肉内发越于外，不是向外面涂抹上去，方是真色。

昌黎咏物，古称好手，仗此健笔，淋漓挥洒，固是明快。至如沈著细致，神形俱活，独有少陵。

鲍明远乐府，少陵学其五言，太白学其七言，各能采擷精髓，而自合神丹。

或曰：“《三百篇》直抒性情，无一不佳，请问当日诗人，所读何书？”余谓不然，不读书必不能有此。古今人性情皆同，惟其薰染不同，故文字亦不同。少时闻田歌云：“谢豹香花满山红，癞头娘子嫁老公。”原其情之所发，即是《周南桃夭》之诗。一文一理，难可里计，由其有无书味薰蒸故耳。

读张茂先《博陵王宫侠曲》、《壮士篇》，傅休奕《惟汉行》、《苦相篇》、《和秋胡行》、《明月篇》诸诗，亦如三山仙露，惟朱草玉芝，使获其沾溉耳。

心神快爽时，则气易粗浮。当此时，要平素有实积工夫，抒写之间，自然如春雲出岫，望之蓬蓬勃勃，而其嘘吐又极自在也。

唯天不知其高，亦不计更有高于我者，其高终莫得而逾焉。五岳参错字内，各自雄杰，亦无较量尊卑之意，以下蠢蠢者，恐未能解脱此想。

赤董氏云：“读张曲江诗，要在字句外追其神味。”又云：“曲江诗若蜘蛛之放游丝，一气倾吐，随风卷舒，自然成态。初视之若绝不经营，再三读之，仍若绝不经营，天工言化，其庶几乎？”

吾郡光溪王丹山涛，予诗友也。尝记其《为孙三姊留别十郎》云：“不去诚无计，欲行临镜迟。红颜妾自有，薄命竟如斯。试带腰添瘦，检衣心自悲。反怜憔悴影，谁使到今时？”“亦知未忍别，无奈强相呼。多少伤心语，其如一字无。寸心从此诀，望眼为谁枯？羞唱《薜萝曲》，缘君非故夫。”“女子身原贱，男儿情亦深。休教今日泪，重上别上襟。破镜前生事，量珠再世心。留将画眉笔，多写《白头吟》。”“闻道新郎好，风流旧姓温。玉台非妾愿

，金屋是君恩。河水不流恨，落花空断魂。他时行马去，慎勿过侯门。”

友人方甫生崧岳《郊行》云：“夕阳如避俗，只在远山红”。又《山家联句》云：“疏雨不到地，竹梢时有声”。时人呼为“方疏雨”云。

予每当风雨时，辄喜画行，画毕视之，又不似竹。不似竹便是风雨。画竹易，画风雨难。然则画似竹易，画不似竹难。于诗中咏物亦然。

少陵七古《杜鹃》诗有二，近来有以“古时杜鹃称望帝”，为後人伪为掺入。吾谓诗中细微道理，且不暇论，总之人能为此种诗，其人必非笨夫，必不肯幹此笨事也。

太白姿稟超妙，全得乎天，其至佳处，非其学力心力所能到，若天为引其心力，助其学力。千载而下，读其诗只得归之无可思议，即其自为之时，恐未必一准要好到如此地位。少陵则不然，要好到如此地位，直好到如此地位，惟不能於无意中增益一分，亦不欲於无意中增益一分。此二公大分判处。

新兴陈雪渔在谦，南越诗人也。主讲吾邑景行书院，因得与交。尝观余诗曰：“五言可矣，七言散漫，当少一‘对’字。”余从此会意，真一字师也。

予初游郡中，得遇徐敬夫先生，谓余近体如屈翁山，古诗如吴渊颖，但须取柳柳州诗尽读之。予因尽读柳诗，并上追陶公，旁及王、韦，自觉稍有进益。

旧作中往往有自以为佳者，一经明眼人点破，如一物碎于地，心固惜之，而终不能用之也。

### ●白华山人诗说卷二

今人但晓古人文字有心血，不知心血亦不易有，平时不曾把心锋用破，临时那沥得出血来！

苏武诗四言，锺竟陵谓俱是别陵；沈归愚谓首别兄弟，次别妇，三四别陵。愚以首章前半实是比喻，“鹿鸣”以下明出正意，分明别友无疑。次章统就夫妇言，当是另为一首。三四又是别友。如此似较二说稍妥。

依题鬪贴，气必至于庸俗。离题高腾，致每见其超佚。

思王《弃妇》诗，颠倒错杂，随触而生，无语不转，无意不佳，与灵均同一忠悃，故其构思著笔，不期似而适相似。

杜《咏鹰》诗，颇本孙冯翊一赋，要知用心到至好处，虽思力沈厚如少陵，亦不能再为加益。

舍高古而就卑浅，期在明显，于文气自然条达。弃卑近而希高古，期在幽奥，於文气须防断塞。

终汉、魏、六朝之世，善学《三百篇》者，以渊明为最。终唐之世，善学汉、魏、六朝，以少陵为最。渊明之于《三百篇》，非即而取之，但遥而望之

。望之而见，无所喜也；望而不见，亦无所愠。此其所谓渊明之诗也。少陵之于汉、魏，少陵犹土也，汉、魏犹粪壅也，粪壅入于土中，久之亦变为土，则土之所以厚，土之所以大也。于六朝风格遒峻，音韵响切，可取法者，得十数家。下此犹绘画之于丹碧，但取用色泽而已。

今人见略遵桀籀，谓摹拟汉、魏、三唐，殊有形迹。然其所自为者，亦皆宋、元诸家面貌。夫摹拟汉、魏、三唐，固有形迹，彼摹拟宋、元人，岂独无形迹耶？且自古文人，何一不有师承，要在善学而已。

能在閒句上、淡句上见力量，能于无字外、无象外摹神味，此真不愧好手。

赤堇氏云：“古来诗人，如孟东野一生坎■〈土稟〉，可谓极矣。而後世之名，又被东坡‘郊寒岛瘦’一语论定，且读孟诗，亦无甚许可。究之平心而论，郊、岛何可同日语也？只如昌黎之于二公，亦已显然。东野诗具在，并可细心一观，何老髯之疏忽至此耶？”

古人作诗，因题得意，本是虚悬无著，偶有与时事相隐合者，遂牵强附会，徒失真旨。不如古人之诗，如仁寿殿之镜，向著者自然了了写出，于镜无与也。孙幼连云：“吾侪作诗，非有心去凑合人事，是人事偶然来撞著我，即以我为人事而发亦可。”亦即此意也。

少陵近体，于双声叠韵极其讲究，此即所谓“律细”也。赤堇氏云：“盖其务在两两属对者，无他，欲声相和耳。”

六朝专事铺陈，每伤于词繁意寡。然繁词中能贯以健气行者，其气大是可学。此即建安馀风，唐贤亦藉以为筋力者也。

今人作诗，气在前，以意尾之。古人作诗，意在前，以气运之。气在前，必为气使，意在前，则气附意而生，自然无猛戾之病。

刘公幹诗，读之亦无甚深意。意依情生，情厚则意与俱厚，祇觉缠绵悱恻，萦绕简编，十日不散。其诗之胜人处，实其情之过入所致。

少陵多马诗，昌黎爱之，变而为文，亦见古人善学处。

昌黎《送温处士赴何阳军序》，实以少陵《送长孙侍御赴武威判官》作骨，此公输服老杜，乃至于是。

嵇叔夜诗，幽郁内积，因感遂发。如缚雏凤投枳棘中，抢其羽毛，激其哀响，本无久活之理。

文姬妇人，魏武英雄，两人作诗，如出一手。至《薤露》与《悲愤》并观，尤不可辨，真乃怪事。

樊榭老人诗，有精心密虑，结形构巧，此其上者。有工于造句，词清意洁，此其次者。有逞情拈弄，随手付发，此其下者。今人但取其人诵习之，遂沿

为风俗，名曰浙派。吾谓能取法其上，更探其渊源所从出，则流为派别，当不至如是而已。

颜光禄问鲍明远曰：“我与灵运如何？”以光禄才望之大，震乎一时，犹虚心折衷于後辈，古人不可及也。

镇海姚梅伯云：“只如作书画，似与读书不相干。然亦要书味深醇者为之，犹之粪壅在田土上，而种植之物自然穰嫩。”此论极明快。

川涘能益江河，江河不能益川涘，由川涘高，江河下也。川涘能下于江河，则江河之益川涘，盈科後进，岂有吝哉！

毗陵黄仲则，诗人也，而天独不予以年，惜哉！盖其气诣之醇，实时下所罕觐耳。

李东川七古固是雄俊，五古如风行水上，几莫测其自来。

学古人须要学得著古人情意极尽处，我的心思知虑，一直要追到古人极尽处，此方是学者。

唐人《落日》诗，有“古道少人行，秋风动禾黍”之句，使易其题，为晚步，为郊行，便不大佳；因题是《落日》，遂觉神希味永，玩索不尽。古人制题之妙，後来有几辈省得！

毗陵恽子居先生云：“乾、嘉诸文士，讳言一个‘法’字，因怕死于法，乃竟至于无法，此又过也。”

学韩古诗，须要避韩用韵。

甚矣读诗之难也！昔时观杜、岑二公《慈恩寺塔》诗，觉杜不如岑。又数年，觉杜亦不下于岑。比来细观之，岑只极题中之妙，而杜之所包者甚广。凡人平素郁抱，每值登临，辄欲抒写。少陵胸中所积无尽，所历又极高妙，写登望境界，祇题面耳。故其前半曰“翻百忧”，曰“追冥搜”，至“回首”以下，皆其“忧”也，皆其“冥搜”也。其生平皆于此而会也。“叫虞舜”者，触于“苍梧”也。其下若可解，若不可解，非解所能解，是即三闾大夫之苦衷也。中间用“羲和”、“少昊”，与“虞舜”隐隐相关动，读之了若无意，吾恐其皆有苦心在也。苦以嘉州之作方之，不诚有小大之殊乎？

到一名胜之所，似乎不可无诗，因而作诗，此便非真性情，断不能得好诗。必要胸中本有诗，偶然感触，遂一涌而出，如此方有好诗。

东坡云：“读少陵诗，要知诗外尚有事在，如此方觉其味之厚。”

予尝与徐晦庐先生偶然论列，窃以宋诗当推梅直讲为最，先生曰：“此谢山之说也。”又以国初推愚山为最，曰：“此又谢山之说。”予颇喜所见有合于前人也。

陈伯玉《感遇》诸诗，实本阮步兵《咏怀》之什。顾阮公诗如玉温醴醇

，意味深厚，探之无穷。拾遗诗横绝颓波，力亦足以激发，而气未和顺，未可同日语也。

张、王乐府，出语稚嫩，意少真诚，何足为後人法！

乔知之诗，笔意清警，大拟晋之石崇。而窈娘之见夺，与绿珠适相似，亦一奇事。

思王诗回环曲折，展转相生，文章之道，灿然大备。後世学步，如何让少陵一人，独探其秘？

读康乐诗，但学其整括，是从思王来也。

人谓我将学李，我将学杜。要知李、杜就古人学，而不能便为古人，因而成为李、杜。今人就李、杜学，必不能理为李、杜，不能为李、杜，将复为今人矣。学李、杜，亦学其所学可乎？

求句调谐适，音韵铿锵，须多读熟读六朝诗。

凡人学诗，往往先作七律，到工夫进时，一首都不得佳。七律大难，不如从五律入手，其错处还容易周防；且五律，众诗之基也。

文中子论六朝人品，以渊明为最，而诗亦独推渊明。人品系於学问，有如是哉！

古人用意远胜今人，人须学古人用意，非直用古人意。近时颇有学古人者，读其诗竟是古人。此由极力摹古，但求逼似，当时本无己意，空袭古人之意，拈弄笔墨已尔。

看今人作诗，方寸间把此心尚未摆定，拈一题执笔便写，滔滔数百言，顷刻了事，问其方寸间摆定否，仍茫然也。此种诗如何得佳？

陆士衡诗，组织工丽有之，谓其柔脆则未也。愚观士衡诗，转觉字字有力，语语欲飞。

唐之诗人盈千累百，而其有真气、有灵气者，亦不过数十人。其馀特铺排妥适而已。有明诸公皆力摹唐贤，但苦其概而学之，未能择其有真气、有灵气者耳。盖所谓真气灵气，以意见不以词见，能师法古人用意之妙，何至有“优孟衣冠”之诮耶！

予家四菴之弟秀厓，十岁时随兄读书东城小菴，尝得“雨势压山来”之句。年二十馀而卒。著有《秀厓吟稿》四卷，禀质清丽，于晚唐人中可置一座。平昔视予犹兄也，予常悯之，将欲选刻百篇，附《白华集》後。

宋人多不讲音韵，所以大逊唐人也。要知离脱音韵，便不可谓之诗。

姚惜抱先生诗，力量高大，音韵朗畅，一时名辈，当无其匹。今人但重其文，而不知其诗，何耶？

有观古人太难者，有观古人太易者。太难者，到底或能成功；太易者，万

无一成也。

凡人作诗须求与古会，勿急与今通。急与今通，必绝与古会，而今终亦不通。

左太冲诗，精采独饶，後之人能撷其一二分，便大觉出色。

凡作诗必要书味薰蒸，人皆知之。又须山水灵秀之气，沦浹肌骨，始能穷尽诗人真趣，人未必知之。试观古名人之性情，未有不与山水融合者也。观今之诗人，但观其游览诸作，虽满纸林泉，而口齿间总少烟霞气，此必非真诗人也。

五七律结语兜得驻，统首皆振拔矣。

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，统篇文义拉杂至末，此皆诚之所致，一句捏定，便成大文。太史公篇法之妙，独少陵常用之於诗。

白华山人诗说

附录：

白华山人诗说 （清）厉志 撰

清厉志撰，二卷。有吴德旋序。厉志（1783～1843），初名允怀，字心甫，号骇谷，又号白华山人。浙江定海人。诸生。与镇海姚燮、临海姚濂齐名，有“浙东三海”之称。有《白华山人诗集》。诗话作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前，所论大体为学诗而发，由指示学诗门径而及评鹭古今。多述心得甘苦之言，见解平实，精覈处不让清初诸名家，堪称晚近力作。通行有道光十六年刊白华山人诗集附录本、光绪九年重刊本、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本。